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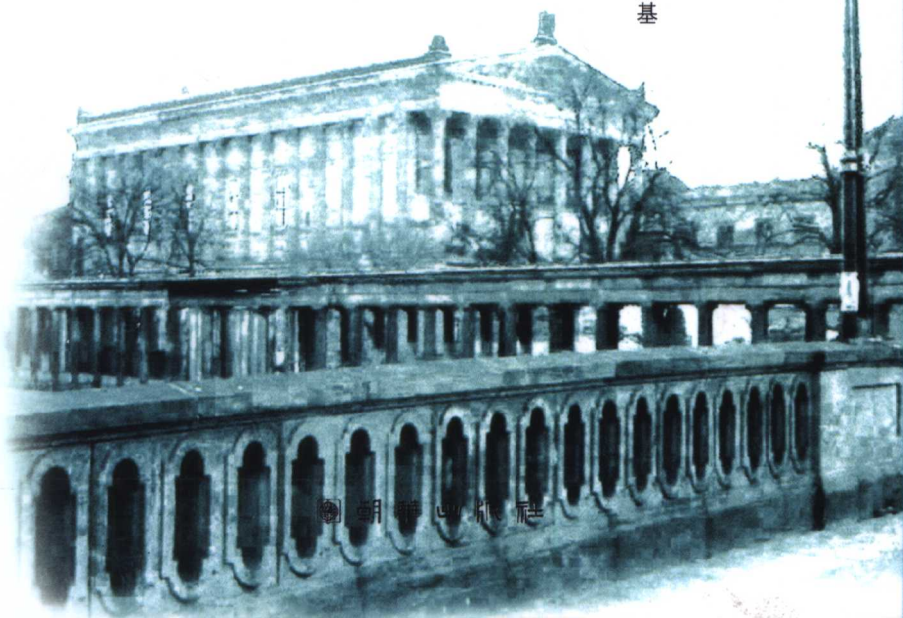
语文新课标课外必读

基础教育教材研究发展中心特别推出

人最宝贵的是生命。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。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：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。这样，在临死的时候，他就能说：“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”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■ [苏] 奥斯特洛夫斯基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/赵玉臣编.-北京:朝华出版社,
2005.11

(语文新课标课外必读.第1辑)

ISBN 7-5054-1429-1

I. 钢... II. 赵... III. 长篇小说-苏联-缩写本

IV. I 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23702号

总策划/  兄弟文化

总主编/赵玉臣

执行主编/赵春香

责任编辑/马艳 傅殿鸿

封面设计/兄弟文化 吴萍

制 版/北京海辉印艺文化传播公司

责任印制/赵岭

出版发行/朝华出版社

社 址/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5号

邮政编码/100044

电 话/(010)68433166(总编室)

(010)68413840/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/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印 刷/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/32

字 数/700千字

印张/75

版 次/200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7-5054-1429-1/G·0798

定 价/100.00元(全十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肥胖的瓦西里神父，身穿法衣，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十字架，正气势汹汹地盯着四个男生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小无赖，告诉我，你们谁会抽烟？”

四个男生都小声回答：“神父，我们都不会抽。”

神父的脸被气得通红。

“混账，都不抽，那么是谁往发面里撒的烟灰？你们马上都给我把口袋翻过来，快！翻过来！”

只见其中的三个孩子乖乖地掏出口袋里的东西，放到桌上。

神父仔细地检查，甚至连口袋里的每条缝都没有放过，但什么也没发现。于是他盯住第四个孩子。他长着一对黑眼睛，身穿灰衬衫和蓝裤子，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。

“我没有口袋。”他边说边用手摸摸那已被缝住了的口袋。

神父狠狠地揪住男孩的一只耳朵，把他推到走廊里，随即关上了门。

被赶出来的保尔，坐在教室外的一级台阶上。他两只手托着脑袋呆呆地想：妈妈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，每天从早忙到晚，对他又那么关心爱护，这



下可怎么向妈妈交待呢？

泪水不知不觉哽住了保尔的喉咙。

就因为那次在圣经课上，保尔对地球是由上帝创造的说法向神父提出疑问，不料，却遭到神父的一顿毒打。

第二天，妈妈来向瓦西里神父求情，希望能让他儿子继续在学校读书，可那个凶狠的老头就是不答应。无奈，妈妈只好把保尔领到车站食堂，在那里给他谋了一份差事。

车站食堂的老板已过中年，脸色苍白，双目无神，他朝站在旁边的保尔瞥了一眼：

“他几岁了？”

“12岁。”妈妈回答。

“好，让他留下吧。条件是这样：每月8个卢布，当班的日子管饭。干一天一夜，回家歇一天一夜，可不准偷东西。”

“决不会的！决不会的！我保证。”妈妈慌忙说。

“那今天就上工吧。”老板回头对那个站柜台的女招待喊道：

“齐娜，把这个新来的小伙子领到洗碗间去，让弗罗霞给他派活，顶格利什卡。”

洗碗间里的桌子上盘碟刀叉堆成了小山，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，不停地擦洗。有个比保尔稍大一点，红发蓬松的男孩正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活着，他叫克利姆卡。

齐娜径直走到一个洗碟子的女工跟前，扳着她的肩膀说：

“弗罗霞，瞧，给你们派了个新的小伙计，顶格利什卡的。该干些什么，你给他讲讲。”

齐娜指着这个叫弗罗霞的女工，回头告诉保尔：

“她是这儿的领班。她要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。”说完，转身回小吃部去了。

“知道了。”保尔轻声回答。

弗罗霞擦擦头上的汗水，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，然后卷起从胳膊上滑下来的衣袖，用异常悦耳浑厚的嗓音说：

“弟弟，你干点杂活儿。就是这口大水锅，你清早就把水烧开，让锅里一直有开水。当然，柴也得劈。还有这两个大茶炉，也得由你照管。然后，太忙的时候，再擦擦刀叉，倒倒脏水。活可不少，可真够你忙的。”

这时洗碗间的门开了，三个堂倌都捧着一大叠用过的盘碟刀叉走进来。其中一个名叫普罗霍尔的人对大家说：

“抓紧干活！12点的车眼看就到，你们却还慢腾腾地。”

他看见了保尔，问：“这是谁？”

“新来的。”弗罗霞回答。

“哦，新来的。喂，这么着，”他的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保尔的肩上，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：“这两个大茶炉，你得一直照管着。瞧瞧，一个没火了，另一个也光冒烟了。今天饶你一回，可明天要是再这样，准叫你吃耳光，懂吗？”

保尔一声不响，动手烧茶炉。

他的劳动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。他明白，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，在这却是不可以的。因为真像斜眼普罗霍尔讲的那样：不

听话就吃耳光。

他把大肚子茶炉烧得旺旺的；然后，他提起脏水桶，飞快地跑出去，倒进污水池；他往大水锅底下添柴；他把湿毛巾搭在火烫的茶炉上烘干……总之，叫干什么，就干什么。深夜，当他走到下面的厨房里时已经精疲力竭了。

头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保尔感到自己成了个大人，用辛勤的劳动赢得了休息权。他回到家，看见妈妈正在院子里烧茶水。她一见儿子，慌忙问：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挺好。”保尔回答。他从开着的窗户里，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宽阔的脊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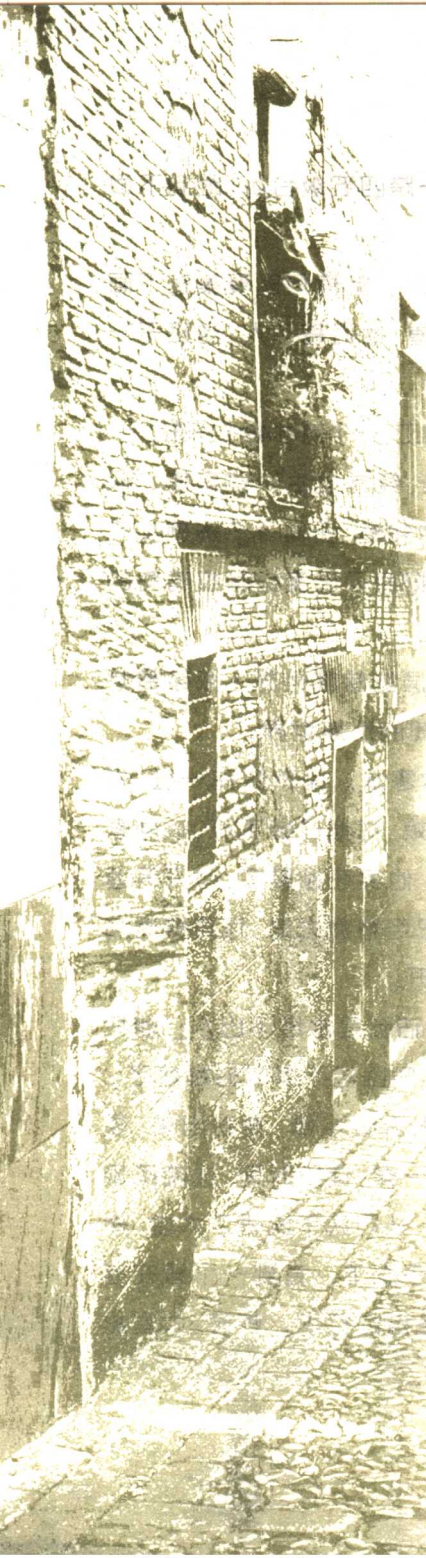
“怎么，哥哥回来了？”他问，心里不免一阵发慌。

“昨天回来的，留下不走了。要在机车库干活。”

保尔怯生生地推门进屋。他有点儿怕哥哥。

“你大学毕业了，满肚子学问了，现在干着洗盘碟的活儿，是这样吗？”阿尔焦姆问。

保尔低头不语，两眼盯着一块裂



开的地板，地板上有一颗露在外面的钉子头。

阿尔焦姆从桌旁站起来，走进厨房。

“看来不会挨打。”保尔松了口气。

喝茶的时候，阿尔焦姆对保尔说：“弟弟，你应该学一门手艺。这会儿你还太小，一年以后，也许机车库能收你。我已经转到这里干活，妈妈再也不用去当佣人了。不能再让她见到什么样的混蛋都弯腰了。保尔，你要争气。”

车站食堂白天黑夜不间断地营业。

这是个枢纽站，5条铁路线在这儿交汇。车站里总是挤满了人，只有深夜，在两班车的间隙，才能安静两三个小时。

保尔在这里干了两年。在这两年里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碗间。厨房是个大地下室，20多人在里面干活。10个堂倌从大堂到厨房，来回奔忙。

保尔的工钱，已经从8个卢布加到10个卢布。两年来，他长高了，也结实了，当然，也吃尽苦头。在厨房里当下手，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，又被撵回洗

碗间。在食堂最忙的时候，他端着托盘，一跨四五级台阶，跑到下面的厨房，随即又往上跑。

每天夜里，等到两个大堂都消停下来，堂馆们就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赌得昏天黑地。保尔知道，他们每个人，当班干一天一夜，捞到的小费就有几十个卢布。

保尔心想：“我哥哥阿尔焦姆，头等的钳工，一个月才48个卢布。”

夜晚，厨房的角落里，食堂的仓库里，经常发生一些事情。保尔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感到惊讶。他清楚地知道，任何一个洗碗女工和女招待，如果不肯以几个卢布为代价，把身子出卖给有权有势的人，那她们是干不长的。

在这两年里，保尔看到了社会最底层的肮脏世界，那股霉烂味儿扑面而来。他从小心里憧憬着一个未知的清新世界。

转眼，到了第二年的一月，天气非常寒冷。保尔做完一班，打算回家，可不见接班的来。保尔去找老板娘，说他已经下班，该回家了。老板娘偏不让他走，要他继续当班。他实在很累了，但只得留下，于是又连续干了24个小时。夜里，他已经精疲力竭，可还得灌满几锅水，好赶在3点钟火车进站前把水烧开。

保尔拧开水龙头，不料没有水流出，估计是水塔不出水。他把水龙头开着，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会儿。谁知困倦不堪的他睡着了。

几分钟后，水龙头咕嘟咕嘟响了，水流进水槽，漫溢出来，顺着瓷砖流淌到洗碗间的地板上。跟往常一样，这段时间，洗碗间里连人影儿也没有。水越来越多，漫过地板，从门底下流进了大堂，然后又无声无息地流到旅客们的包袱和箱子底下。直到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被水泡醒，人们才赶紧扑向各自的行李。顿时，大堂里乱成一团。

水却还在流，越流越多。

斜眼的普罗霍尔闻声赶来，跳过积水，奔到门前，使劲地推开门。屋里被门挡住的水便哗地一下，全涌进了大堂。

叫嚷声更高了。几个当班的堂倌跑进洗碗间，普罗霍尔扑向酣睡的保尔。可怜的保尔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就被打得眼冒金星，浑身剧痛难忍。

他挨了一顿痛打，一步一瘸地回了家。

早晨，阿尔焦姆看到受伤的保尔，他皱着眉头，听保尔把经过说完。

“打你的是谁？”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。

“普罗霍尔。”

“好，你躺着。”

阿尔焦姆披上羊皮袄，一言不发，向车站食堂走去。他来到洗碗间，向洗碗女工格拉莎问道：

“我要见堂倌普罗霍尔，可以吗？”

“他马上就来，请等一等。”

这个魁梧的男人朝门框上一靠，说：

“好，我等一会儿。”

一会儿，普罗霍尔端着一大堆杯盘刀叉，一脚踹开门，走进洗碗间。

“这就是普罗霍尔，”格拉莎说。

阿尔焦姆跨前一步，一只手重重地按住斜眼堂馆的肩膀，目光逼视着他，问：

“你凭什么打我的弟弟保尔？”

普罗霍尔想把肩膀挣脱出来，但已经挨了重重的一拳，跌倒在地。他挣扎着站起来，然而第二拳更厉害，打得他趴在地上，再也动弹不得。

洗碗女工们吓坏了，纷纷躲在一旁。

阿尔焦姆转身往外走。

普罗霍尔满脸是血，在地上抽搐着。

当晚，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。

六天以后的晚上，阿尔焦姆回来了。妈妈已经睡下。阿尔焦姆走到坐在床上的保尔跟前。

“怎么样，弟弟，好点儿了吧！”他在床边坐下，关切地问，又说：“没关系的，以后你到发电厂去干活。我已经替你讲好了。在那儿，你还能学到一门手艺。”

保尔伸出双手，紧紧握住哥哥的大手。就这样，他终于从黑暗的车站食堂里解脱了出来。

1917年，俄国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风刮进了小城。

沙皇时期，这里存放着两万只步枪，堆积在一个农民的板栅里，农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游击队。

早晨，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。他在这里给锅炉工当助手，已



我本以為，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，是這座城市的靈魂，是這座城市的驕傲。可是，當我站在這座教堂的門前，看著那些在教堂門前徘徊的人們，看著那些在教堂門前拍照的人們，看著那些在教堂門前...

去拜訪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，去拜訪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，去拜訪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，去拜訪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，去拜訪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，去拜訪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，去拜訪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，去拜訪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...

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，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，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，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，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，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，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，這座聖彼得堡的聖伊薩克大教堂...

gangtieshizenyanglianchengde

经整整一年了。

今天，小城里热闹非凡。一路上，他看到拿着步枪的居民越来越多。有的拿一支，也有拿两支的。保尔急着回家，也没打听是怎么回事。在列辛斯基家的宅院附近，他昨天见过的那些人正从马上下来。

保尔回到家里，听妈妈说阿尔焦姆还没回来，于是，就向城区另一头的谢廖沙家奔去。

谢廖沙的爸爸是一名副司机，有一所小屋子，还有一份薄薄的家当。谢廖沙不在家，他的妈妈，一个白净面孔的胖女人，不满地瞧瞧保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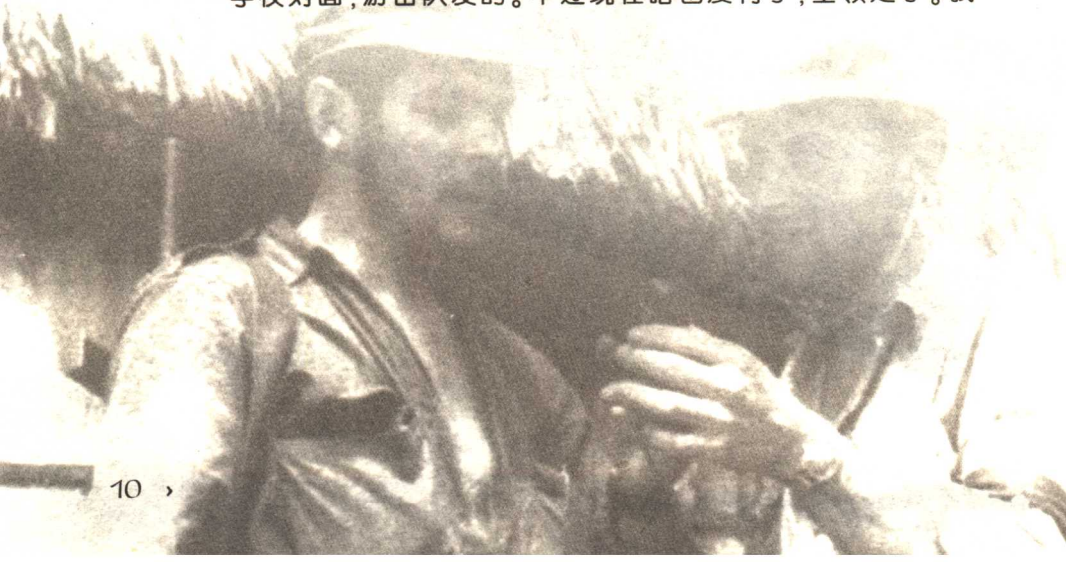
“鬼知道他在哪儿！没等天亮，就出去疯了。听说什么地方在发枪，多半他也去了。你要看到他，就告诉这小捣蛋鬼，哪怕带一粒子弹回家，我也要揪下他的脑袋……”

保尔不想听她的唠叨，一溜烟跑了。

他穿过两条街，迎面碰到一个小男孩，这孩子托着一支步枪，枪上还上着刺刀呢。

“哪儿领的枪？”保尔拦住他。

“学校对面，游击队发的。不过现在啥也没有了，全领走了。我



这是拿的第二支。”小男孩得意地说。

“唉，见鬼了。不应该回家，直接去那就好了！”保尔懊丧地想。

突然，他灵机一动，急忙转身，连跑带跳地追上小男孩，使劲儿从他手里夺过枪来。

“你有一支就够了，这支给我。”保尔以不准违抗的口气说。

大白天遭到抢劫，小男孩气坏了，朝保尔扑去，但保尔后退一步，端起刺刀，大喝一声：“闪开，小心刺刀碰着你了！”

小男孩伤心得哭了，转身跑去，嘴里还在无可奈何地骂骂咧咧。保尔心满意足地飞快地奔回家，把步枪藏在棚顶底下的几根横梁上。

到了晚上，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保尔家附近的大圆木堆上又唱又跳，保尔拉着他那架双键手风琴，邻居家的加丽娜伴着琴声，唱着好听的民歌。这个石匠的女儿，喜欢跟男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。

加丽娜伶牙俐齿的，保尔一向有点儿怕她。这时候她挨着保尔坐在圆木堆上，紧搂着他，大声说笑：“哎，你这小风琴手呱呱叫！可惜小了点儿，要不然就能当我的如意郎君啦。”



保尔羞得满脸通红，幸亏是夜晚，谁也看不见。他推推加丽娜的肩膀，说：“你妨碍我拉琴了，坐开点呀。”

于是，又引来一阵哄笑和戏谑。年轻人响亮的歌声，传向远方，飘进树林。

“保尔！”忽然传来阿尔焦姆的喊声。

保尔听到哥哥喊他，急忙收起琴，穿过大路，朝家里跑去。

他推门进屋，看见家里来了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，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。

“你叫我吗？”保尔问。

阿尔焦姆点点头，转而对陌生人说：“这就是我弟弟。”

那人向保尔伸来一只粗壮的手。

“保尔，是这样的。”阿尔焦姆对弟弟说：“你说起过，你们厂里有个电工病了，明天你打听一下，他们要不要雇个内行替他。如果要，就来告诉我。”

陌生人接过话头：

“不，我跟他一块儿去吧。我自己跟老板说。”

“当然要。因为斯丹科维奇病倒，今天机器都停了。老板想找个替工，可没找到。”保尔说。

阿尔焦姆听了，高兴地对陌生人说：

“好吧，朱赫来，祝你好运。明天跟我弟弟一块儿去，事情会办妥的。”

游击队撤走三天以后，德国人进城了。

在市中心广场上，德国人列成方阵，打起鼓来，召集到一些胆子较大的老百姓。伪军小头目高声宣读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：

1.全城居民，限于24小时内交出所有的武器，违者枪决；2.全城宣布戒严，自晚间八时起禁止通行。

德军城防司令部房前的台阶旁，站着—个卫兵，军帽上缀有大大—的鹰形帝国徽章。院子里有块场地，用来堆放收缴到的武器。

人们受到要被枪毙的威胁，不得不来缴武器。成年人不敢出头，来的都是少年或小孩。还有些人不愿去交枪，干脆就把枪扔在马路上。第二天早晨，德国巡逻兵捡起枪，装上军用马车，运回司令部。

中午12点，规定的时间—过，德国兵清点收缴到的步枪，共有1.4万支。也就是说，还少6000支。他们便挨家挨户搜查。

次日清晨，在城外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，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杀，因为在他们家里搜出了步枪。

阿尔焦姆急匆匆赶回家来，一把抓住保尔的肩膀，紧绷着脸，压低声问：“你有没有从外面带东西回家？”

保尔本想瞒着枪的事情，可又不愿意对哥哥撒谎，就全说了。

哥儿俩—同走进小板棚，阿尔焦姆从横梁上取下步枪，卸掉枪栓和刺刀，抓住枪筒往栅栏的柱子上猛砸。阿尔焦姆把枪筒砸



得七零八碎，扔到了小园子外面的荒地里，然后，他又把刺刀和枪栓扔进粪坑。完事以后，阿尔焦姆告诫弟弟：

“保尔，你该懂事，私藏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要是被发现，头一个要枪毙的就是我。现在正是那些狗杂种们横行霸道的时候，明白吗？”

保尔为枪的事儿难过了一整天。就在这同一天，他的朋友谢廖沙却在一个被废弃的破棚子里，用铁锹拚命挖土。他在墙根底下挖出一个大坑，然后把用破布包着的三支枪放了下去。然后，他往坑里填土，踩实，又弄来一大堆垃圾和破烂，盖在新土上。干完了，他左看右看，非常满意，这才摘下帽子，擦掉额头的汗珠，暗想：“即使被他们搜到，也查不出这是谁家的棚子。”

这天，在发电厂的院子里，保尔走过柴堆时，朱赫来叫住他，微笑地对保尔说：

“你妈妈说你爱打架，像只公鸡，”朱赫来赞赏似的大笑起来，“打架不一定是坏事，不过要弄清楚打的是谁，为什么打。而且打架要有真本事，要不要我来教你？”

保尔惊奇地望着他。

“怎样才算有真本事？”

“好，让你见识见识。”

朱赫来简明扼要地讲解英国式拳击的